

隨州知州張璿輯

流寓

歐陽子之於隨客居耳隨人樂稱之以為重及與其
與連職方書亦有返自閩黨之語則既安其俗而樂
其居矣高風未遠豈不與師魯諸賢同為後生所矜
式乎志流寓第二十八

漢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嘗寓於隨今治東有臺乃衡讀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書處也其賦南都曰天封大狐大狐山雄然治西蓋其

所常目覩者焉漢東志

大狐辯詳

見山志

唐

李白字太白隴西人生於蜀之青蓮鄉聞司馬相如大誇

雲夢七澤之事遂來觀焉嘗讀書於白兆之桃花巖適

隨而登漢東樓懷昔人報珠之故於是賦披美及鴈鄉

慕長生之術訪紫陽先生於是賦神農又借元參軍遊

仙城山過飲餐霞之樓擊節起舞於是又賦仙城賦

於此移三霜焉

宋

咸同文字子約應天府楚邱人家世儒業幼孤養大母以孝聞遭晉末喪亂遂隱居不仕思維得見混一故名同文為人純粹質直喜聞人善未嘗較長短所交皆文人名士楊徽之與唱酬有孟諸集二十卷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徽之與門人追號堅素先生節錄宋史本傳

宋綬字公垂其先平棘人徙隨博通經史百家官至參知

隨州志

卷之三

流寓

二

政事卒贈司徒諡忠獻子敏求字次道家藏書二萬卷皆熟習著書甚富學者多咨之德安府志

考宋史宋綬傳無徙隨事而我州已崇祀鄉賢當時未知何據從府志列僑寓從通志列耆舊俟再考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大中祥符三年父崇公終於泰州

叔父日華時任隨州推官因卜居焉太夫人鄭氏攜公

往依之遂家於隨貧無資以荻畫地教公書字稍長多

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年十歲在隨家益貧借書鈔誦

城南大姓李氏子好學多遊其家於故簾中得唐韓昌

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為詩賦下筆如成人仁宗

天聖元年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畧曰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四年自隨州薦名禮部明道二年正月以吏事如京師因省叔父於漢東

年譜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博學有識度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公事與劉滙爭城水洛事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甫貸息錢嘗假公使錢為償之迫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對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

隨州志

卷之三

流寓

三

嘗一語及湜甫問劉湜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不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執政之意乃欲害洙蓋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服其識量

節錄通鑑

种諤字子正世衡子延帥陸誵薦知青礪城起所部兵城綏州誵劾其擅興下吏貶秩安置隨州神宗因侯可八見問其事可言諤奉密旨取綏而罪之何以使人

復其官 本傳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學極該博於天文方志音律

所不通以龍圖閣待制出知延州坐爭築葭蘆浮圖
措置乖方貶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括既廢憤所
之不盡施因綜覈本朝故實耆舊出處以及賓客諧談
著筆談行於世 節錄本傳

尹洙沈括舊志列入官師今考人本傳俱未嘗為隨州官屬故移入僑寓辨詳官師表

韓川字元伯陝人紹聖中安置隨州

坐司馬光黨謫參錄資治通鑑

邢居實字敦夫河南原武人年十四賦明妃引蘇子瞻見而稱之由是知名未幾父恕貶隨州敦夫侍行病羸嘔血一日有鈴下老卒驕慢應對不遜敦夫怒而擊之無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流寓

四

何卒死父怒以敦夫屬吏以故疾日侵而夭故黃魯直為之挽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隱之也 呻吟集本序

袁垌字卿遠明州鄞人父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垌素軫念窮乏施予不倦侍倉部守隨寒士有來謁者必訪其所寓以私錢給之時時造可食物散城外以惠貧民或捐錢與之前後所濟不知其幾矣母石氏一臂甚痛殆不能舉垌遍觀隨之城中佛廬像設有支體不具者皆補足之費無所靳母中夜而寤曰臂不復痛伸

縮自如矣人皆以爲誠感

黎齋集

明

李中字子庸少居隨正德二年湖廣鄉試第一九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抗疏忤旨謫官王守仁撫贛檄參其軍以預平宸濠功擢廣東僉事累官總督南京糧儲御史卒諡莊介學者稱平谷先生中守官廉嘗罷歸欲飯客貸米鄰家未至會日已暮竟不及飯而別通籍後又嘗至隨有遊大洪山詩

參錄明史本傳

本朝

隨州志

卷之三

流寓

五

毛會建字子霞武進人詩文力追大雅善遊足蹟幾遍天下屢至隨與梁木何操敬唱和恒主二子家

方外

二氏崇尚清虛而世之傳其蹟者多以神怪非真也茲紫陽之銘幽濟之碑皆撰自名賢與流俗之附會異矣附其後者有數人猶未離其宗旨故可述也志方外第二十九

唐

紫陽先生胡公失其名漢東人也生便開悟於三教諸書

畧能窺見大旨八歲登仙城山倏然有出世之想歸而
凝思累日復取道藏諸經讀之漸多超解稍稍行導引
法卽能數日不食遊衡湘間異人教以吸景煉氣之方
於是憩迹名山與諸真士居高談混元金書玉訣亦自
謂身揭日月心飛蓬萊矣既而復出東抵良常謁天師
李含光遂傳無爲要旨明皇天寶之初崇尚道流因威
儀元演之薦厚禮下賁徵爲西京太微宮使當是時方
士駢集闕下服食吐納之法金丹黃白煉形匿影登刀
吐火之術爭爲幻惑而先生退然自處日集諸弟子講

隨州志

卷之三

方外

六

說道德經剖析淵奧皆非方士家所能喻嘗謂魏伯陽
參同契一書實性命宗旨而後世錯解以爲龍虎鉛汞
之訣故語多支離又云伯陽吞丹旣死復活亦後人妄
傳因作參同契解以辟諸謬說久之放歸卒於途歸葬
郡南新松山李白爲作銘焉

徵舊錄

貞倩失其姓氏隨人也少任俠好結交至破其產中年浪
蹟四方迄無所就遂歸入仙城山爲僧於是屏除一切
惟日吟咏聞李白時在江夏卽往見白定文字交盡寧
其藁以歸白有送倩公歸漢東序

補述

信國王氏子受度於本州開元寺僧清照而契心印
于馬祖道一北遊五臺感妙德現瑞相發願爲衆僧執
爨三年僧力卻之信涕淚雪泣不已有父老告之曰汝
緣在南方衆不汝容盍行矣乎逢隨卽止遇洪卽住信
遂挈錫南還以寶歷二年秋抵隨州觀一山巍然問於
遂旅主人曰此爲何山答曰大洪山信惕然思老父語
寔延緣而入至於山麓諸水所委滙爲重湖神龍居焉
旱乾水溢有禱輒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豕將
以致禱信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晴不時本由業感害

州志

卷之十三

方外

七

生自利徒增汝孽可且勿殺吾爲汝祈約以三日必雨
武陵聽之信探幽履險得山之北崖泊然晏坐輝誠默
禱及期雷雨大作雨旣霑足武陵訪求於崖中時信猶
在定蛛絲繫面附耳而號控體而告久之方覺武陵遂
施此山爲建精舍大和元年五月二十九日信密語於
龍神曰吾前許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餉汝汝可
享吾肉卽引刀斷左右足白液傍流儼然人滅雙足置
於山門肉色久而不變四衆哀慕稱之曰佛足者可以

於禱賜號慈忍大師額院幽濟後以祈禱有奇

靈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爲兩
區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
其居京湖制置使孟珙隨人也與都統張順謀遷其衆
適於樂郊乃度地於鄂州之山自隨州捧佛足及累朝
所被誥勅徙寺額僑置焉元始祖在潛邸帥師南伐駐
蹕於鄂遙見山頂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爲大師化迹
所寓深加敬異暨班師寶函佛足扈從至京師特命安
置於密宇而嚴奉之既正位有旨遣使護送還山道出
許州佛足重莫能舉使者歸奏詔卽其地建寺

節錄元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方外

八

黃潛碑記

宋

唐守澄隨州人幼入武當爲道士姿貌清奇杖頭長掛葫
蘆數十往來均房間預道人吉凶多奇中常無故叱辱
人或被叱辱者必得福慶人稱之曰唐風仙或立積雪
或卧道傍常有虎豹守衛住紫霄南巖諸宮年八十餘
道著遠近點墨片紙可療異疾度徒百餘人解化之日

面若童子

均州志

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每察脈知人貴賤休

善診父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如神士大夫爭造之
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番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
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
傳而西稱經畧大師智緣徑入番中說結吳叱臘歸化
他族俞龍珂等皆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名還
以爲右街首坐卒 宋史本傳

長慶不知何許人但云自蜀中來元祐初至隨西清涼山
見山景幽異遂結茅爲焚修地久之道價日起遠近嚮
風于是壇施絡繹以次建造遂成叢林卽名長慶紹聖

隨州志

卷之三

方外

九

中有詔大洪靈峯寺僧革律從禪緇侶戀故往往挈鉢
出寺爭依長慶法筵益振學徒千有餘人至寺不能容
乃別建寶豐觀音諸下院以居之慶盡心化導隨其根
器各得解悟人以爲慈忍後身復出 徵舊錄

報恩俗姓劉名欽憲黎陽人家世以武進未冠舉方畧調
官北都忽嘆曰是何足以了此生願脫簪紱求出世法
有司以聞詔詰其故曰臣祖死王事顧無報厚恩惟有
薰修之功庶幾幽冥之助制曰可遂賜今名卽祝髮遊
歷諸方往依青禪師于接子山一日晨起師問曰天明

未曰明矣師曰明則捲簾恩乃頓悟心地洞然後居嵩山少林寺紹聖元年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爲禪院命恩往往持大洪燕廢已久恩至普施法雨遠邇悅服于是富者薦貨貧者獻力闢荆榛蓬藿之場爲像設堂皇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矣崇寧二年召入京師五年再還時當道屢欲請錫師號見恩持戒甚嚴遂不敢措意所著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三卷授菩提心戒文一卷

節錄宋范域塔銘

僧俗姓崔費縣人少學神仙辟穀術隱伊陽山中既久

隨州志

卷之三

方外

十

知非究竟乃棄所學爲僧遍參知識最後舒州投子山見青禪師一言深契毒以明安衣履付焉元豐五年出世七坐道場郢之大陽隨之洪山皆當世以禮延請未幾被詔入京遺中貴人王松年偈云石田焦谷又生草暮種朝收濟幾家巢父飲牛牛不飲漁翁撥掉又蘆花京尹李孝壽奏之因得放歸楷本田家子兒時父令毆鹽醬先毆隣人田父詰之曰損他利已所不忍爲

節錄宋王彬塔銘

姓賈梓潼人始祝髮即究明教典既復徧參知識

至大陽訪道楷楷一見器之相從至大洪山學識威儀
爲衆標表後住南陽丹霞山政和五年隨守向公請主
大洪保壽禪院院經回祿之後雲構化爲荒虛淳悉力
經營增壯於前衲子依投幾五百輩有語錄偈頌四卷
行世 節錄宋韓韶塔銘

慶預俗姓胡京山人年二十四依大陽道楷出家楷器其
所證遣佐丹霞德淳政和三年草寇李禹竊發襄鄧間
寺之運糧丁爲賊所掩盡奪糧以去旣而吏捕得賊視
米袋有丹霞字謂賊所從來將網而坐之主事僧俱駭

隨州志 方外 卷之十三 十一

竄預主藏事獨惻其無辜乃越而代之請以身就訊阨
於囹圄者半年事竟白識者高其行南陽之民至以預
羅漢稱之後淳遷大洪以預主水南興國席淳化後徙
止大洪時當靖康之年羣盜環山若林預不爲意日據
繩牀頤指甚閑外飾其徒之強毅者固守圍以折賊勢
內率其徒之專靜者謹禪誦以觀國威若是者數年卒
與此山巋然不拔所活不翅萬人士大夫之家賴以生
者猶七八百數雖艱難中所設施舉中禮法紹興十年
夏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名轉步回頭

十萬程除却我家諸嫡子更誰敢向裏頭行擲筆而逝
節錄宋榮蕞塔銘

守遂蓬溪章氏子也幼不茹葷不隨童戲父母顧之曰此
兒終非塵中人廼聽其出家參訪襄漢一時尊宿依棲
大洪山忽見蟲飛墜地豁然大悟主座報恩肯之命總
院事既而隨守袁灼請主郡東雙泉禪院衲子奔轅傳
道不暇袁守欽師道德奏賜淨巖禪師之號俄改住水
南禪院德望益著紹興乙卯還主大洪山時襄漢纔復
百里絕人山頂僧徒存不滿百供利阻隔莊夫耕具十

隨州志

卷之三

方外

十二

無一二遂方定居勸免緇流開通道路招人闕闕末期
歲四方禪衲駢肩而來檀施社供如赴約束逾年僧及
半千復修院宇追述先範大闡綱宗自此靈濟廢而復
興 節錄宋馮樾塔銘

慶顯俗姓王廣安人本儒家子幼不爲聲利所動後出家
詣天童見宏智禪師三年辭去智送之云見吾叔淨巖
遂當爲子師顯奉教徑趨大洪始至遂師問云今夏離
什麼處顯云天童師云見水磨否左轉耶右轉耶顯云
河轉轉地師云活頭漢顯云非但某甲佛祖亦然師首

考之自此日就月將作用編錄遂編師法綱師燭付云
汝善護持它日孤峰建大法幢亢吾宗矣于時京西帥
漕漢東太守共論薦之朝廷下省帖照應舉請蓋自顯
始也又降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八字法號顯又自
號牧蛇作牧蛇說其要以眼耳鼻舌身意森羅萬象爲
蛇謂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於其中間誰是牧者孝宗在
東宮時嘗書牧蛇菴三大字以標榜叢林 節錄宋張淵
塔銘

明

隨州志

卷之五

方外

十三

大休隨州人焚修於七峯山中四十餘年不履城市知州
事祝以幽屢招之僅得一晤而返豫楚名士多就見之
著有語錄盈尺餘後跌坐而逝 舊志

舊志尙有僧無念按無念應山人有武昌歸隱
詩故湖廣通志載入武昌府下不當入隨志

本朝

長慶寺老僧失其名順治初寺已盡廢僧傷心境敗發願
重新挺身募化夏暴烈日冬露雪霜跣行數百里外焚
指刺臂靡苦不嘗以次修建殿室齋寮凡前所有者不
敢廢也復飾諸佛像莊嚴有加越二十年始告厥成而

僧年亦八十矣或云僧本農家子崇正七年流賊寇隨
卽負父竄入寺于佛前自誓若父得無恙願出家爲僧
重建此寺乃耕寺後隙地養其父者十有二年父死卽
日剃髮乞爲僧寺僧以其齒已長相遜弗敢爲師故無
度牒因卒無名

補錄

萬慈京山人俗姓王幼業儒宿植慧根因母遭亂死非其
命誓願披削以報深恩出家於大洪山寺旣而遍參方
外備嘗辛苦旣歸見寺老僧殘興悲灰劫于是奮發重
樹宗範講說精勤冰霜軌律靈濟一燈復照徹隨郢開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方外

十四

暇日蒐羅唐宋以來遺篇逸事編大洪山志一書甚爲
時賞

參錄賀運清功德碑記

附載

明玉珍隨州人身長八尺餘目重瞳子徐壽輝起玉珍與
里中父老團結千餘人屯青山及壽輝稱帝使人招玉
珍日來則其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玉珍引衆降以元帥
守沔陽與元將哈麻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遂眇久之
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將引還時元右丞完
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而并其

軍不克漢走出峽遇玉珍爲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
右丞哈麻禿不相能若回船出不意襲之可取而有也
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禿獻壽輝壽輝
拔玉珍隴蜀行省右丞至正十七年也已而完者都自
果州來會平章朗革及參政趙資謀復重慶屯嘉定玉
珍遣萬勝禦之勝攻嘉定半年不下玉珍帥衆圍之遣
勝以輕兵襲陷成都虜朗革及資妻子以徇嘉定城
破執資及完者都朗革及歸於重慶於是諸郡縣相次
來附二十年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立玉珍曰與友諒俱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方外附載

十五

臣徐氏顧悖逆如此命以兵塞瞿塘絕不與通立壽輝
廟於城南隅歲時致祀自立爲隴蜀王以劉楨爲參謀
楨字維周瀘州人元進士嘗爲大名路經歷棄官家居
玉珍之攻重慶也道瀘部將劉澤民薦之玉珍往見與
語大悅即日延至舟中尊禮備至次年楨屏人說曰西
蜀形勝地夫主撫而有之休養傷殘用賢治兵可以立
不世業不於此時稱大號以係人心一旦將士思鄉土
瓦解星散大王孰與建國乎玉珍善之乃謀於衆以二
十二年春僭卽皇帝位于重慶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妻

彭氏爲皇后子昇爲太子玉珍素無遠畧然性節儉頗好學折節下士旣卽位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皆劉楨爲之謀也明年取興元使參政江儼通好於太祖太祖遣都事孫養浩報聘遺玉珍書曰足下處西蜀予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近者王保保以鐵駒勁兵虎踞中原其志殆不在曹操下使有謀臣如攸或猛將如遼卻予兩人能高枕無憂乎予與足下實唇齒邦願以孫劉相吞噬爲鑒自後信使

隨州志

卷之十三

方外附載

十六

往返不絕二十六年春玉珍病革召壽等論曰西蜀險固若協力同心左右嗣子則可以自守不然後事甚所知遂卒凡立五年年三十六子昇嗣改元開熙葬玉珍於江水之北號永昌陵廟號太祖尊母彭氏爲皇太后同聽政昇甫十歲遣使告哀於太祖已又遣使入聘太祖亦遣侍御史蔡哲報之洪武元年太祖克元都昇奉書稱賀明年太祖遣使求大木昇遂并獻方物帝答以璽書其冬遣平章楊璟諭昇歸命昇不從璟復遺書曰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故能身家兩全

譽無窮反是者輒敗足下幼冲席先人業據有巴蜀
谷至計而聽羣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
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之言也且今爲定
下謀者他日或各自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若母幼
子將安所歸禍福利害瞭然可觀在足下審之而已昇
終不聽又明年興元守將以城降太祖遣使假道征雲
南昇不奉詔四年正月命征西將軍湯和帥副將軍廖
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前將軍傅友德帥副將
軍顧時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伐蜀初昇將莫仁壽

以鐵索橫斷瞿塘峽口至是又遣戴壽吳友仁鄒興等
益兵爲助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砦鑿兩片石壁引鐵
索爲飛橋用木板置礮以拒敵和軍至不能進傅友德
覘階文無備進破之又破綿州壽乃留興等守瞿塘而
自與友仁還援漢州數戰皆大敗時永忠亦破瞿塘關
飛橋鐵索皆燒斷興中矢死夏兵皆潰遂下夔州師次
銅羅峽昇大懼右丞劉仁勸奔成都昇母彭江歸成都
可到亦僅延旦夕命大軍所過勢如破竹不如早降以
活民命於是遣使齎表乞降昇面縛銜壁與櫬與母彭

及官屬降於軍門和受璧永忠解縛承旨撫慰下令諸將不得有所侵擾昇等悉送京師禮臣奏言皇帝御奉一天殿明昇等俯伏待罪午門外有司宣制赦如孟景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孟景異宜免其伏地上表待罪之儀是日授昇爵歸義侯賜第京師明年徙昇於高麗

明史本傳